

教育人类学视域下南通童子戏仪式文化习得研究

符周利

(南通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01)

摘要:南通童子戏仪式是南通地方文化的载体,一直活跃在南通地区民众生活中。文章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寻找其中地方文化传递的脉络,分析其中文化规范性价值观与行为传递的方式方法,厘清其文化内容的习得过程与受众影响路径。关于童子戏仪式的研究丰富了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也为拓展当代教育学科的文化学习观念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文化习得;童子戏仪式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891(2019)4-0009-04

0 引言

教育人类学认为,生活在不同文化和时代中的人都需要获得文化和教育,以此获得生活能力和人潜质的发展,尽可能实现人及社会的充实与完善。南通童子戏是流传在南通市郊的民俗艺术,汇集了民间音乐、戏曲、舞蹈、绘画、雕刻等多种艺术形式。仪式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有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常常被功能性的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过度、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1]童子戏仪式内容丰富,常由种类繁多、表现形式各异的执事组成,以载歌载舞为主要的表现方式。南通童子戏仪式是群体意识和个人意识的共同表达,民众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习得了地域文化,成为当代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维系乡村和谐发展的重要精神纽带。本文以“学校文明”之外南通童子戏仪式为对象,分析其中文化习得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参与其中的人社会化发展过程,以期给学校教育带来启发与借鉴。

1 童子戏仪式中的习得

1.1 仪式中的文化习得

人类是社会的产物,人所存在的生活群体的民俗文化对人行为的影响是琐细和深远的。“个体生活在历史中,首要的就是适应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群体的传统生活模式和准则。从出生之时起,他生活的社会群体的风俗就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是他的不可能性。”^[2]在南通童子戏仪式中,童子们用特殊的语言在地方文化语境中传诵着人对自然、人对自我的认识,使受教育者学习到关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年长不识字的民众从他们热衷的童子戏仪式中知晓了盘古开天、各朝各代的历史名人文化知识,又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接受着人文、艺术、农业等知识的熏陶。

1.2 仪式中的行为规范及道德思想习得

从一定意义上讲,南通童子戏仪式是一种导入教育。“导入教育的目的,不是发展个人潜能,而是将个人导入群体的现实,导入一个集体、家族、宗族、城镇、民族、教会的生活和精神之中。”^[3]作为导入教育的南通童子戏仪式,其信仰的确立体现在传播正确的社会所崇尚的价值观,且要求人们把这种价值观作为美好的事物接受。这种价值观将成为童子戏仪式受众的道德评判标准,与风俗习惯交融在一起,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仪式的过程中,民众们所看到的童子活动的“作劝”部分就是专门说唱、表演劝人行善积德做好事的劝

收稿日期:2019-11-01

基金项目:南通市社科基金项目(2018CNT052)

作者简介:符周利(1981—),女,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研究员,硕士。

世文,人们在听的过程中学习正确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仪式中学习主体的构建

2.1 知识构建

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再解释和可行性假设,它会随着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地被更新、重释、改组和深化,随之新的假设就会出现。同时,知识并不是表述客观世界的唯一反映,在具体的情境中,学习主体会根据实际情形所给予的符号信息进行新的获取、编码与储存。在南通童子戏仪式中,知识借助各种各样的符号形式外显地存在着,对符号的获取、认知与理解取决于不同的参与主体。学习主体在仪式中的学习并不只是理解仪式的寓意,还包括他本人对仪式的具体感知、分析和认同。

2.2 过程构建

相比于教育过程,学习过程是隐蔽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的过程重点不在于获得越来越多的外部信息,而是在于主体内部积极地对所获信息的重新构建过程。学习主体知识的增长与信息的丰富是外部刺激和内部应变双向作用的结果,学习主体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能动地对外部信息予以主动的接受与建构,是新旧知识与经验之间交相作用与影响的过程。

参与到童子戏仪式中去就是人的学习的建构过程,是其了解自己,学习所在人群体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性、生活状况乃至自己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具有延续性的过程,进一步说仪式中的学习实质是获得其自身生存环境的文化模式和地方文化认同的过程。因为仪式所具有的生动性、情境化也使得仪式中的学习表现为学习主体的真实、客观、多元与仪式中的人、物、气氛以及符号形态信息等交互发生联系与作用的过程。

3 童子戏仪式中的学习方式

教育人类学认为,在乡民生活与作息中,不存在分离于其他社会活动之外的正规教育维度。在社会的微型社区及人群共同体中,教育可视为当地社会生活和地方性知识借以维持自身的工具,是儿童与青年纳入当地社会生活和地方性知识体系的过程,是他们获得社会行为规范、被习俗与传统“结构化”的过程。

作为地方文化传承载体的童子戏仪式,它植根于南通。南通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地带,历经中国近现代史上数次革命的洗礼,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化。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同时,童子戏仪式依然留存在这里的乡民社会中,并依然承载着地方性传统知识和生活经验。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同时,这样传统的地方性文化又是如何被习得,这是笔者想要分析的问题。

3.1 童子戏仪式中音乐的自然学习

南通童子戏仪式中的音乐是整个仪式进行的重要音声环境。童子唱腔简洁而粗犷,加上南通方言尤显得原始而神秘。翻看民间童子珍藏的执事词手抄本发现,其中有词无谱,问其从何习得唱腔,答曰口传。

(1)童子唱腔的艺术特征。口传,是童子音乐传习的重要特点。谱例,是承载音乐的重要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它的特征在于方便音乐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维度能够被记载和传承。记谱虽能忠实地记载音乐的痕迹,但不能表现音响的生动性和人类乐思的色彩性。在民间童子的音乐传习中,传统的口传方式取代了严肃的记谱方式。在唱出的音乐中,不仅有旋律和节奏,还有韵律思维,深切可感的声音表情更能唤起习得者的情感共鸣。同时,传统的口传方式还以“歌”和“词”的形态承载地方文化的精髓。

(2)童子唱腔的自然学习过程。观察儿童生活语言学习不难发现,学习可以是一种自然的行为,在生理和心理健康的条件下,儿童经过模仿与练习可以自然、顺利地获得说话的本领。这是自然学习模式的主要特征,在南通童子戏仪式中的音乐传习中也同样遵循着这样的规则。

1)浸润。南通童子的技艺传习为师徒相传,师父带徒弟朝夕相伴,由师父规定时间学艺。师父要求严格,需徒弟每日完成规定数量的唱念背诵,若不能完成则会惩罚。有生意时,徒弟需跟随师父切身感受仪式中所包含的音乐以及其他内容。经一段时间的积累后,徒弟将诸多需要掌握的唱腔旋律也不知不觉留在心里,再加上平常按师父要求背唱,通过师父的指导,很快完整的童子唱腔可以朗朗上口。

选择学习童子技艺的人多为农家出身,大多打算把做童子作为日后维持生计的手段,所以学习时都较为刻苦认真。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证明:“教育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生活环境中一定的内部气氛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间一定的情感状态。这里的‘气氛’,可以理解为生活的状态、个人的情感、情绪状态及对学习持有

是好感还是厌恶等关系的总和。”^[4]这种人类最本能的追求让“童子技艺的传习”良好、高效地进行着。

2)模仿。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阿姆在解释音乐的习得行为时认为,“模仿”是习得过程中的第一步,音乐学习中最简单和最少差异的音乐习得形式就是模仿。^[5]南通童子唱腔习得过程是一个持续、更换时空、变换场景的模仿过程,且模仿又可以分为“有意识模仿”与“无意识模仿”。“有意识模仿”是以师父及同门师兄弟为对象,模仿他们的唱腔和情绪情感,再与师父口传身教相结合,徒弟就能高效地习得演唱或演奏的要领。“无意识模仿”是指在各类不同时空与环境的仪式中常遇到、听到其他门派其他前辈的表演而产生的对唱腔、曲调下意识的模仿。模仿是近距离、直接的传习方式,在面对面的口传身教中,传授者能准确捕捉和知晓习得者的学习状况,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能力,用最小的心理距离传达出学习者再发展所需要的信息。学习者在模仿中学到的不仅是唱腔、曲调和演奏,更重要的是通过模仿把师父所传授的内容融化成自己的气质、精神、态度和品格,从而达到童子习艺的“嗓子亮”“架子帅”的要求。

3)记忆。徒弟想要成为一个受人尊崇的成熟的童子,必须有一个“宽肚子”——要有超强的记忆能力,不仅需要能对各种表圣、文疏、献酒、神戏的唱词曲调都烂熟于心,还需熟悉历史掌故和地方民俗风物,能在各种仪式中做即兴表演。记下林林总总的唱词唱曲不仅是对个人记忆能力的考验,也对记忆技巧提出较高的要求。南通童子执事唱词主要有七字调和十字调,融合南通方言形成了特定的韵律韵脚格式,演唱形式又有独唱、对唱、合唱等的变化,曲调也因人而异、形散而神不散,诸多因素都为帮助童子记忆提供了支撑。

4)继承和变异。南通童子音乐多通过模仿和记忆来完成学习过程。和谱表传承的音乐相比,口传特征的音乐显示出较大的变化性。有学者认为,民间音乐的口头传习过程是一个各取所需、各自修改、各自润色加工的过程。尽管各个师父会在教授的过程中形成自己较为稳定和严格的传习规范,但徒弟也会根据具体情境进行选择和组合,并在再次演唱中融入自己的思想进行加工。与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相比,这一特征显现了极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学校文明推崇的科学性、精确性,训练、培养了一批型号相同但缺乏创新能力的音乐从业者,而民间口头音乐传习的变异性和即兴性却孕育了众多热爱歌唱、擅于“创造”的歌者。

3.2 童子戏仪式中的观察学习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探究的是人类行为起因,认为人自身、行为、环境三者的交相作用是最终影响人类行为发展的根本因素。

(1)什么是观察学习。观察学习是社会学习理论的重要观点。该观点认为,人的行为习得一方面受生理遗传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特别是人的社会行为主要还是靠后天经验习得,通过观察他人的示范而习得行为习惯的过程是观察学习的主要途径。班杜拉认为,观察学习可以使学习主体借助榜样的示范便捷、快速地从吸收所传达的信息,获得相应的行为规则,以此来充实、更新自己的知识、经验及能力,并将新的信息与知识以记忆的形式保持。内容与形式各异的榜样示范在人的成长与社会化过程中,起着教育、引导、陪伴、警示等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众多的典型性仪式中,榜样呈现为形态各异的符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不断被传承,从而规范、指导着人的行为。如南通童子戏仪式中各种历史人物的传说、各种禁忌等都浓缩了南通的地方文化,包括生活理想、人性塑造、伦理道德、社会规范等,以此实现文化传承和人的社会化过程。

(2)观察学习的过程。班杜拉认为,人类的大多数行为是通过榜样作用习得的,人在观察他人行为后形成怎样从事某些行为的认识,并在以后的生活中指导行为,并将观察学习概括为注意、保持、动作再现以及动机大致四个过程。^[6]

1)注意过程。观察学习的注意过程是指人们精确地观察到榜样行为的特征,并学习到这种行为。南通童子戏仪式所呈现的醒目的特征、差异化的表达等特点是作用于观察者注意过程的重要元素,仪式中每个人的行为、每一件物品都与平时生活中的状态形成较大的反差,使童子戏仪式引起观察者的密切关注。在仪式中年长者年少者的榜样,晚辈根据自身所观察到的内容来学习前辈们如何运用特殊的方式祈求生活的安宁、大地的丰收、家庭的幸福……

2)保持过程。保持阶段是观察学习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榜样不再出现,但其示范性的行为被学习者注意、消化,最终形成记忆储存在学习者内部并保持。这个过程是把榜样的示范行为以符号的形式抽象化、概括化、信息化,由学习者加工转化为长期的、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便于持久地记忆以及运用,即便仪

式结束,但其影响还在持续,且会指导观察者日后的行为。

3)动作再现过程。动作再现过程就是将观察者在前两个过程中形成的记忆信息转化为适当行为的过程,也就是再现其观察到的示范行为。一旦动作再现,记忆的信息就有可能被强化,从而形成稳定的行为表现。童子戏仪式中的学习动作再现表现为因仪式影响观察者改变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行为、晚辈重复前辈的行为、年轻者再现年长者的行为等,在不言不语中习得了地方传统文化的精髓。

4)动机过程。班杜拉认为,榜样的示范行为动作被观察者再现后,能否成为习惯及能否继续受影响,还离不开外部强化与自我强化。在南通市郊,民众们温故而知新式的经常性参与、聆听童子戏,注意童子戏仪式,实际上就是信息强化的过程,将其变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重复的信息接收与处理过程中达到固化的效果,加深对地方文化的理解与内化,最终成为自己的习惯。

人类获取知识的学习方式是多元的,观察学习具有不可比拟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学习主体所获得的情感体验,是仪式本身所具有的唤起主体情绪反应的功能。通过对仪式的观察学习,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习俗、文化等,在认知心理结构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仪式使个体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了生活、观察了人生,给参与其中的个体带来的感受是直接的,但影响是深远的。

4 结束语

南通童子戏仪式文化传习行为及其与所依托的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相生模式是独特的。无论是自然学习的童子戏仪式音乐,还是通过观察习得的地方性文化与习俗,童子戏仪式中文化习得的目的、方法及观念、态度等,与现行的学校教育方式都存在较大差异,但这种差异性的文化传习与人性塑造的方式与形态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有些是学校教育无法企及的,可给学校教育提供一种值得借鉴和信赖的他者经验。

参考文献:

- [1]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2]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M].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3]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M].陈新权,王平,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 [4]O·F·博尔诺夫.教育人类学[M].李其龙,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5]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6]施良方.学习论——学习心理学的理论与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责任编辑:范可旭)

Study of Nantong Tongzi Opera Ritual Culture Ac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FU Zhou-li

(Colleg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01, China)

Abstract: Nantong Tongzi Opera ceremony is the carrier of Nantong local culture and has been active in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in Nant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the article looks for the context of local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alyzes the methods of cultural normative values and behavior transmission, and clarifies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of its cultural content and the path of audience's influence. The study on the ceremony of the Tongzi Opera enriches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and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expanding cultural learning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Tongzi Opera ceremony; cultural acquisition